

傳人間佛教的千盞萬盞燈

李瑞騰

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

燈以照明，暗夜裡點起一盞燈，則光可照亮四界，看得見前路。佛教以燈象徵智慧，因智慧能讓眾生獲得解脫，故「傳燈」即「傳法」，傳智慧與慈悲的心燈，是心傳心；法脈也因此輾轉相傳而不絕，如燈火相續而不滅。符芝瑛三十年前撰《傳燈——星雲大師傳》（台北：天下文化，1995年1月）之命意，即傳此星雲智慧之燈。

星雲大師曾為符著撰序，題為〈燈燈相續照大千〉，謂此書「希望能為佛教徒提供一條學佛修行之道，更希望以我的心路歷程、人生經驗奉獻給社會大眾，互勉互勵，一同來息滅紅塵的喧嚷紛爭，點亮眾人的心燈，建立歡喜融合的人間淨土。」在《星雲說喻》中有〈傳燈老人〉一文，他說：「所謂「傳燈」，意思就是一燈傳百燈、百燈傳千燈、千燈傳萬燈，燈燈相傳，燈燈無盡。例如，佛陀傳法給大迦葉，大迦葉之後，代代相傳，就傳到了二十八祖達摩祖師。後來，達摩祖師東來中國，又傳給二祖慧可、三祖僧璨、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、六祖惠能……，如此燈燈相續。」厥意甚明。

此外，他更擴大來說，「其實，人人也都可以傳燈」，「傳燈是傳一個歷史，傳燈是傳一個美好的內涵。」在文化上，用於理念、理想和知識之傳承，如林清玄《傳燈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1990年9月），寫臺灣民間藝人和藝術家之創作與人生；李劍青和張春田合編《傳燈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1月），則盡是人文學科著名學者；楊渡《暗夜傳燈人》（台北：時報出版公司，2024年5月），寫的是臺灣學界精英和文化人，特別是有一些渡海來臺。各篇的文體都是散文，有報導性和傳記性，廣義來說，都可以稱為「傳燈錄」。

而使用「傳燈錄」最早的是《景德傳燈錄》（簡稱《傳燈錄》），那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禪宗史書，北宋景德年間道原禪師所編，即取「燈能照暗」、「禪宗謂法系相承，猶如燈火展轉相承，師資正法永不斷絕」之意，故以「傳燈錄」為名。「全書記述自過去七佛經西天諸祖、東土六祖，至法眼文益法嗣的禪宗傳法世系，計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的機緣語句，號稱『一千七百則公案』。另

外，附有語錄者九百五十一人。」（《星雲大師全集·教科書·佛教叢書5·經典3》，頁157-158）

其後，歷代之禪宗史傳，亦多援引其例而續作，如宋代之《天聖廣燈錄》、《聯燈會要》、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、《嘉泰普燈錄》、《五燈會元》，明代之《五燈嚴統》、《續傳燈錄》、《繼燈錄》、《禪燈世譜》，清代之《五燈全書》、《續燈正統》、《錦江禪燈》、《黔南會燈錄》、《續燈存稿》等。

星雲大師將《景德傳燈錄》列於「祖師著作」，別出於「經典之部」。我們知道，星雲大師為傳臨濟正宗第四十八代，南京棲霞中興第五代，來臺創立佛光山寺，是為佛光第一代。臨濟宗是漢傳佛教禪宗南宗五個主要流派之一，故佛光山傳禪宗法脈，《景德傳燈錄》為禪宗傳法世系專著，今承續此法脈之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》編成，用「傳燈錄」命名，以示不忘根本。然星雲大師在二十世紀的臺灣，開佛光山寺，秉持佛制，銳意革新，創意弘法，終使得「佛光普照三千界，法水長流五大洲」，最重要的關鍵是，他揭襲佛陀本懷，通過實踐，建構了人間佛教。

這就是我們想要知道的：他傳什麼「燈」？怎麼「傳」的？而這書又是怎麼「錄」的？我想，讀過書前各篇的人，一定能了解，它們包括：編輯序〈以師心為己心，以師志為己志〉、佛光山開山寮法堂書記室提供的〈傳臨濟正宗第四十八世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行狀〉、佛光山宗長心保和尚的〈序一：人間佛教，傳燈萬方〉、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的〈序二：人間佛教的弘揚是繼承佛陀的本懷〉、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程恭讓教授的〈總論——星雲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座燈塔〉。書凡十章，原為程教授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得，有理論，有體系。

所以說，星雲大師傳什麼燈？那正是人間佛教的千盞萬盞燈；怎麼傳的？那就星雲大師所訂的開山四大宗旨（以文化弘揚佛法、以教育培養人才、以慈善福利社會、以共修進化人心），特別是與時俱進的以文化弘揚佛法（文藝化、電影化、人間化、國際化）。

至於說，為何以及如何而錄？佛光山由星雲大師開啟的「文字—文學—文化」傳統，一直有強大的出版體系為其後盾，大師圓寂之際即宣告增訂成395冊的《星雲大師全集》乃其法身舍利；圓寂百日即有《星雲大師的身教與言教：弟子如是說》（臺北：天下文化、佛光文化，2023年5月），圓寂周年更續出卷二

（臺北：天下文化、香海文化，2023 年 12 月）；今又出版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》三巨冊，盡現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之精華，體大而慮周。

《星雲大師全集》卷帙浩繁，一般人只能精選或隨意閱讀，今在學者規劃、長老指導下，徒眾組成的編寫團隊，舉其綱、撮其要，然後宗委會在「傳燈」的終極目標下認可出版，則此書可供奉於宗祖殿，佛光人必置諸几案，隨時讀之，與大師交心。

我以為書既以「傳燈」為名，應更嚴肅面對，各章宜有專業論辯，或可辦理論壇，詳加研討，逐漸使之正典化；此外，為廣泛流傳，及方便信眾閱讀，可以考慮節編精簡版、出版普及本，甚至編印適合兒童閱讀的漫畫本和繪本等。

（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、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）